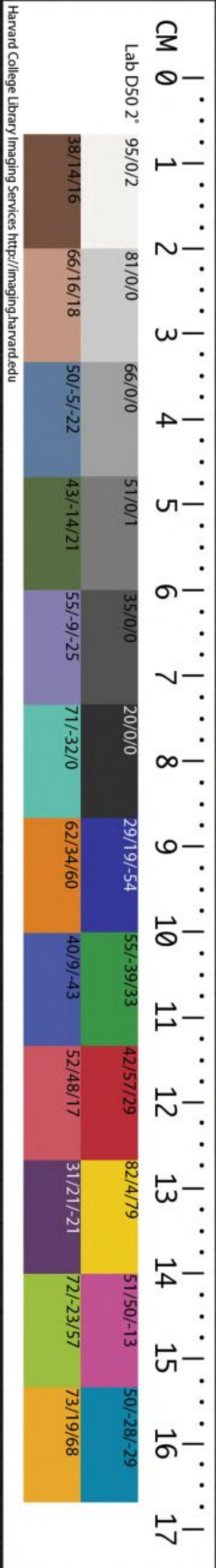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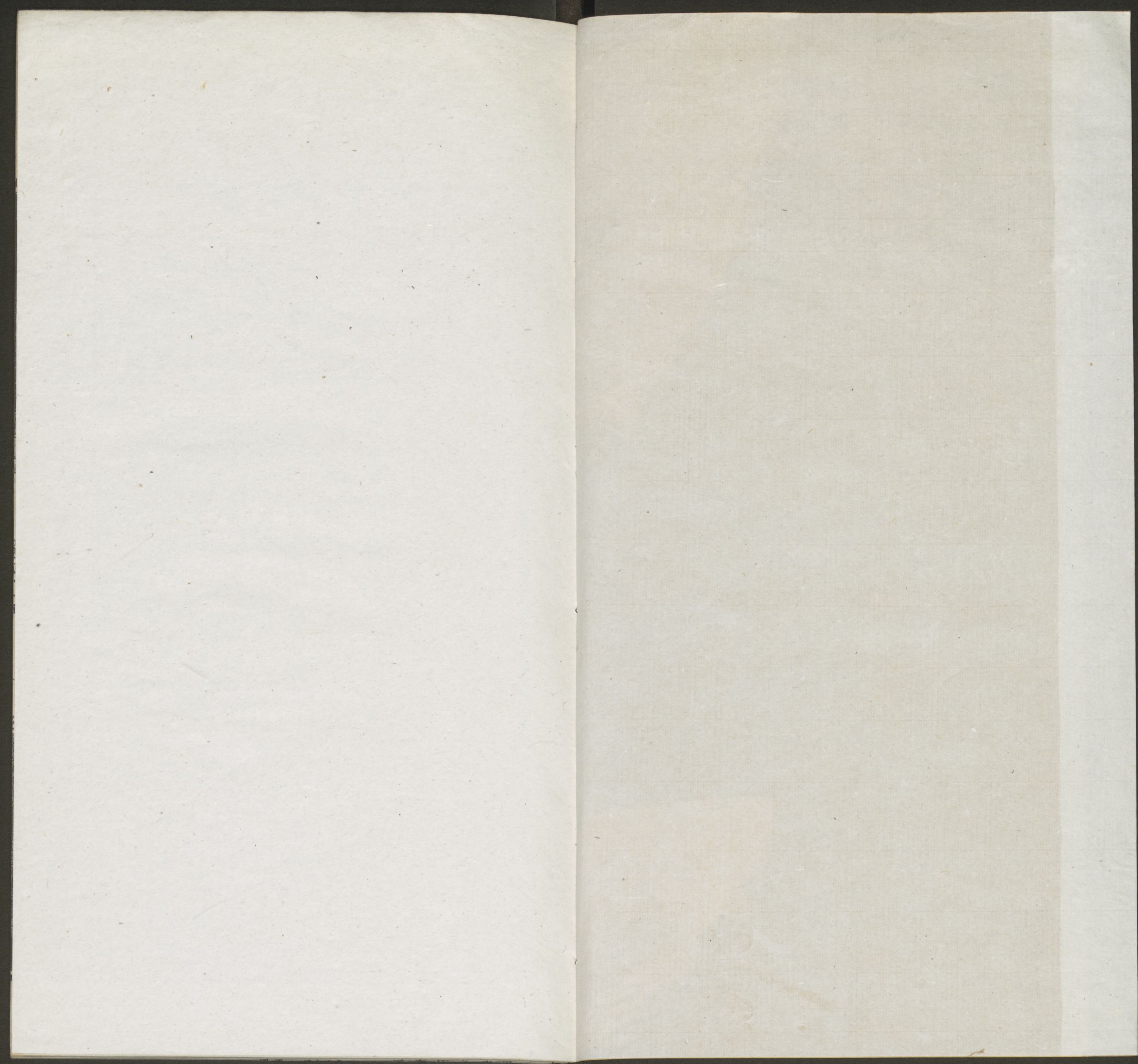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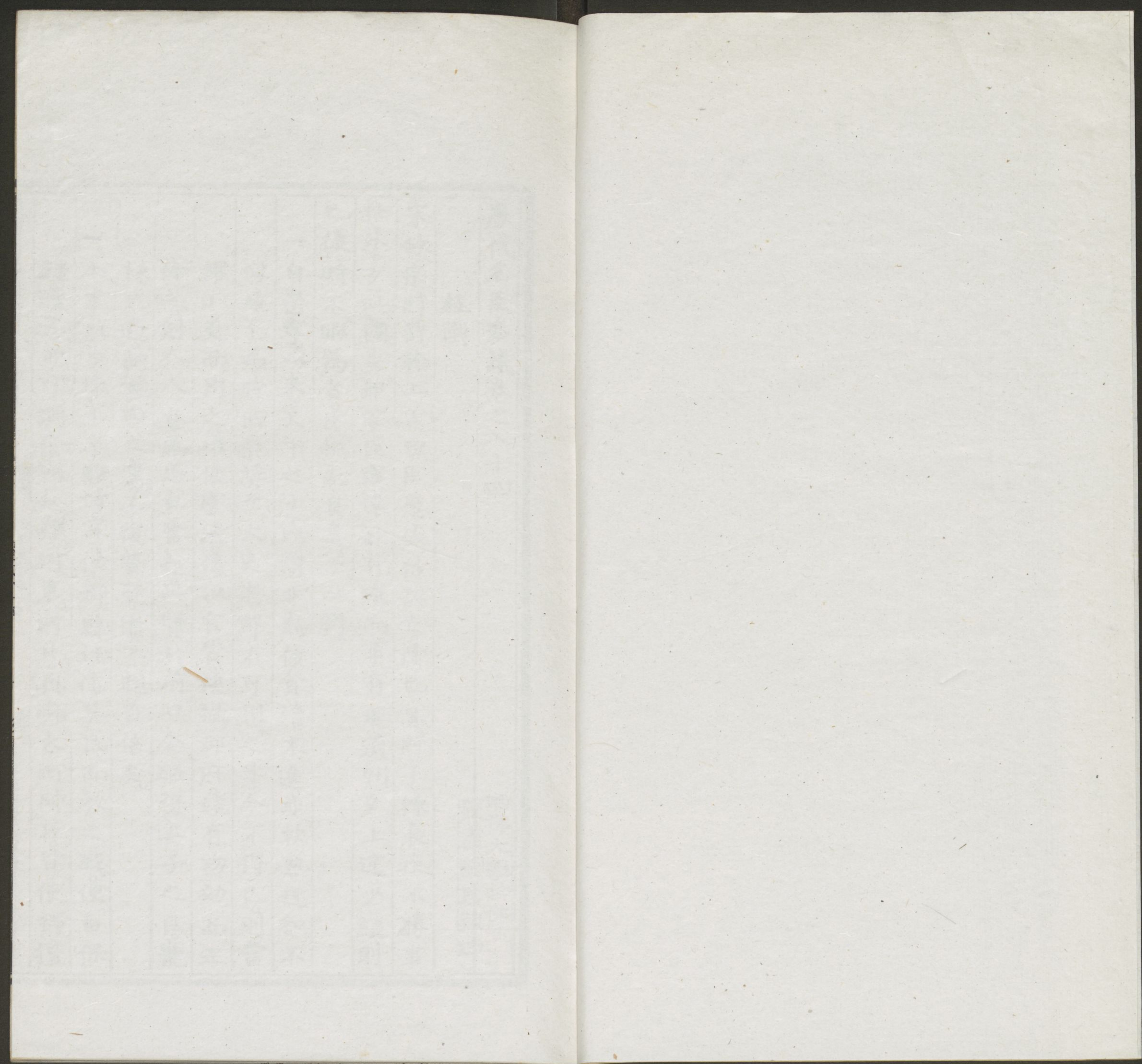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79

T 4664 / 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四

經國

宋欽宗時許翰上言曰臣愚伏被詔言除已見劄子陳衰疾不勝事任外方此國步艱虞臣竊懷欲有陳而事有璽須朝夕上達必緩則已後時不暇為者臣輒先具畫一以聞。

一自崇寧以來天下之士以謂非姦佞貪瀆不進非軟熟趣和不容故乞為時所崇獎至大吏者鮮有可用之才今不得已則當擢小吏而用之准使虜法借以官資使攝郡府雖有功效而正除之則人人磨厲思自奮起此賢於前日全驅保妻子之臣寵祿已過如飽肉之鷹不復鷙擊者不翅百倍矣。

一今軍政久壞士卒難恃宜使郡縣什伍其民而教之戰使自保疆纒急亦可調發以赴難河東河北與瀕大河帥臣皆使得擅

哈佛大學
圖書館
藏印

一
方之賦。便宜從事。以足兵食。昔唐李抱真。節制澤路。以賞罰
激勵其民。得卒二萬。遂雄山東。是時稱昭義兵。為諸道冠。今使
諸帥各效其法。則天下皆昭義兵矣。然昭義法。計丁擇人。蠲其
徭租。農隙習射。歲終大校。此可持久。而難以應卒。今寇難乃在
數月之內。必欲令下而聚集。事濟者。則諸縣皆有一鄉之豪傑。
使守令躬親訪問。呂見。喻以忠義。寵錫之榮。示以寇攘屠戮之
害。借一進武義。副尉等官。使各募少壯。樂為用者。得分總之。縣
得三四豪傑。則封內勁果。忠固有用之人。可盡出矣。此其取効
易且速。蓋一時之利也。如昭義之政。脩則効亦不過二三歲間。
可以兼行而持久者。雖至平世。不可易也。臣頃亟為淵聖言禦
寇之務。要在邊境。使邊境不禦。而寇入腹心。則人情震擾。士氣
沮壞。驅而與戰。百不當一。故祖宗以來。恃邊備不恃都城。又聞

祖宗之時。邊臣如郭進。李漢超等。皆數十年不易委任。而責成
切。而去年諸州。至有三易守者。邊帥無不紛紛變更。臣數爭之。
而不能得。今守帥凡宜於民兵者。願著憲令。勿復動移。增秩賜
金。以厲勳績。而後民兵可用。疆域可保。邊境可強也。

一
臣去歲道過泗上。見歸朝官張企鵬言。願得燕人三百。質其家
屬。給馬資金。由登萊海道潛入燕境。號召鄉黨。與叛女真。必有
大功。亦聞已嘗有人以其策告宰相唐恪。恪大笑之。比有族人
自拱陷賊脫歸者。陰得契丹燕人之情。見其悲憤。金賊欲食其
肉。臣以是知虜之可離也。契丹燕雲之地。本非國家所有。若使
燕人遂往。得地因以封其人。遇財回以賞其士。則金賊支解。疾
入腹心。必不能久為中國患矣。

一
臣考秦漢以來。用兵之變。能覆堅敵者。皆合眾弱以為強。如燕

昭之破齊漢高之取楚是也。今金賊既取契丹。遂亂中國。其勢必將加兵隣壤。如西夏高麗。大小胡虜等。皆有凜凜狼顧之意。臣嘗建欲奔陝西。進築無用之地。以與西夏增其歲。賜與之解怨。申結舊恩。使一辯士說之。可使出兵以攻雲中。又使人結高麗大小胡虜諸小夷等。與之立契丹後。則金賊坐見分裂。中國將得休息矣。按唐遭祿山之變。肅宗起靈武。引回紇之兵以復兩京。今但使之擾賊巢穴。其利百倍於唐也。

一河朔山東近甸郡縣。皆易野用車之地。可以教民車戰。昔者元魏謂劉裕兵畏其鐵騎衝突。以鐵鑠連車為函陣。又趙元昊反時。國家亦嘗用車有功。今金賊無他長技。所恃惟鐵騎耳。禦騎用車。古今所同。而我師每憚其重遲勞費。迄莫肯用。宜詔有司講明其法而督教之。

一遷都有經久之制。行幸有促辨之功。二者異耳。今若近青歲月之利。宜命金陵帥臣。集海船教水戰。儲積廩庾。或行幸而已。其它一切營繕力役。皆宜且止。存撫休息。以固民心。以建國本。此大務也。今雖已有詔有戒告。勿使勞民。然若非一切罷去。則恐勞民之戒。殆為虛文。昔唐太宗脩洛陽乾陽殿。以待巡幸。張元愷諫之。以為勞民不可。即罷其役。曰。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傷。况如今之艱虞。正耳貶損過中。乃能下感人心。上格天意。凡是府廷官寺。粗飭此壞。則皆可以息鑿駕而張黼屨。使遠人皆知陛下盛德。所以師象陶唐。茅茨土階之意。天下幸甚。右臣度金賊擾邊之期。不過旬月。若使小失支吾。必至又復深入。伏望聖慈。下臣之言於大臣。或有可採擇。則願詔速施行。庶幾及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高宗即位。唐重應詔上疏曰。臣於本月十七日恭奉初一日皇帝登寶位赦書。望闕宣讀。人感慨流涕。當國步多艱之際。忽聞詔書以之神器。宗廟社稷。不失祭祀。四海生靈。不忘舊戴。誠千萬世之幸。累日祇誦紬繹詞旨。其中有云。紹祖宗垂創之基。懷父兄播遷之難。卒章云。伺候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言哀痛深切。臣泣血銘心。推原德意而施之。惟恐奉詔不勤不敏。以辜新政。若廢神霄朝拜。罷常平給散。限外印契。額外撥放。道傳遠俗者。給據商賈。般販者。免稅。如此等事。於朝政非大安危也。於國體非大利害也。於人情非大休戚也。陛下制詔之意。欲紹祖宗垂創之基。以京師為根本。以兩河為股肱。金人再犯京闕。則根本搖矣。長驅而河。則股肱病矣。所以為興復之策者。何如也。陛下以太上皇為父。以嗣君皇帝為兄。金人一舉而邀兩宮。當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矣。所為患難之方者。何如也。自古

夷狄之侵中國。未有如此之酷。然其吞噬之欲。尚未厭足。其馮陵之勢。尚未已也。前日致寇之因。陛下嘗通知之乎。今日禦寇之術。陛下亦熟計之乎。既不知已。而又不知彼者。必殆。既不能強。而又不能弱者。必危。陛下度彼已之術。則知所以自治矣。察強弱之理。則知所以常勝矣。此天下之大計也。陛下所以與大計。天下者。固以素定。非臣所得而擬議也。然以今日之急務。有四。而其利甚博。大患有五。而其恟不可勝言。臣為陛下舉其略。而試陳之。定都關中。據山河百二之勢。以植根本之地。所以杜瓜分之漸也。建牧大藩。重宗子維城之計。以固磐石之基。所以救瓦解之失也。通夏國之好。而守吾舊疆。所以繼好息民也。立青唐之後。而封以故地。所以興滅繼絕也。此四者。千萬世之大利也。雖千萬言。而莫究。豈非今日之急務乎。若夫大患有五。而救患者。亦不可緩。法令滋彰。而吏緣為姦。欲救此者。莫先於守

祖宗成憲。朝綱委靡而不振。故士大夫相習而誕謾。欲救此者莫先於登用忠直。軍政敗壞而不舉。故將兵相扇而奔潰。欲救此者莫先於大正賞刑。國用竭矣而利原又失。欲救此者莫先於擇循良之吏。此五者非天下之通患乎。今日之急務有四。而其利甚博。大患有五。而其禍不可勝言。皆詔旨之所未及。臣愚不忍緘默以苟容。敢竭誠而妄有陳焉。天下之大計。議不旋踵而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唯陛下獨斷而早圖之。以起中興之運。而成再造之功。則祖宗垂創之基。於此可紹。而兩宮播遷之難。於此可復矣。此誠天下之大計也。臣曩叨諫官。屢陳致寇之因。坐是斥逐。承乏守土。累上禦戎之略。言皆有證。頃者聞陛下以大元帥之節。猷定國難。臣嘗具劄子陳述三策。乞移鎮關中。以符衆望。臣區區之愚。已陳其梗槩矣。茲者恭承詔旨。許臣庶詳具利害。陳述雖語言詆訐。亦不加罪。以此見陛下誠有聽言之意。首開求言之路。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愚竊徇國。不識忌諱。敢肆危言。以塞明詔。進退存亡之幾。臣於此上馬陛下。不以臣愚不肖。許赴行在。得方寸地。以披露肝膽。庶或補於經綸之萬一。臣非為身謀也。實為天下國家計也。惟陛下裁幸。

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議國是曰。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罷巡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劫寨之血。而不戰。於和與戰兩失之。

其冬金人再寇畿甸。廷臣以春初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替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欺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伎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劫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天祐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搃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救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愚雖不足以知朝廷國論大體。然竊恐猶以和議為不然也。何哉。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沈于虜廷。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而衢

陛丁孝友之德。故不得和。臣竊以謂不然。夫為天下者。不願其親。願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願其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願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卻謀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於此。劫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弥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謀。陵懦畏彊。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之審。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為信。然彼必曰。割其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

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其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界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為過矣。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於可為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沿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脩。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

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鑾輿有可還之理。倘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強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勾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恥。今中國事勢弱矣。蓋以勾踐為法。卑身重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勾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以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勾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籍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息於趙氏哉。

雖卑身至於秦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為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句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句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之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日為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強。然後可以興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之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感。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敢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為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綱復上言曰。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腋也。唐杜牧謂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為無。豈不活身。四支既去。吾不知其為人。故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勢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實為天下之脊。介於河北陝西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祖宗得天下。削平僭亂。罔不臣服。惟河東最後再駕而後得之。其難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關。以孤軍入重地。我之守禦固。而援師集。其勢不難於和。宰相失策。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為久長之計。凡所邀求。一切許之。遂割三鎮。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兵退。三鎮兵民為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沁邊諸郡。既已保全。而賊盡力以圍太原。不肯捨去。朝廷遣使以兵民之意。及保塞陵寢之故。願輸租稅。以易疆土。金人且許。且攻。幾年而太原陷。猶信譎詐。以講和。不為備禦之策。至其

渡河再薄都城。遂盡割兩路以與之。畫河以為界。遣執政侍從郎官數十輩分詣交割。皆為兩路之人所殺。夫朝廷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欲。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使地割而和可成。宗社遂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欺我。既破京師。挾二聖以北。狩脅逼臣寮。潛竊神器矣。而議者猶以割地為然。此何理哉。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山西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領。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願為前驅。因而循撫為吾之用。數十萬眾。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懷衛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髮易衣。以疑我耳。大兵臨之。遣間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可復也。三郡既復。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

圍可解。河北復為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為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於此者。臣愚欲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寮中有材略名望素為兩路兵民信服者為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穀以賑貸其乏絕。辟置寮屬將佐。乘機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矣。中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猶捍水患於決溢之口。則下流無泛濫之虞。禦盜賊於門牆之外。則堂與有安靖之勢。理之必至也。倘捨此而不為。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為賊用。將何以待之。故臣以謂今日之所當先務者。無急於此。惟睿斷不疑。特從所乞。天下不勝幸甚。

綱又上言曰。臣竊以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勢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時宜。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為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故虞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見於周官之書。今四方多故。宜講巡幸之禮。以鎮撫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之具儲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時乘六龍。鑾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戎狄。復境上。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用臣此策。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失於太弱。一也。不置定都。

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皆幸。使奸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因陋就簡。勿事壯麗。具圖來上。惟取便安。因緣搔擾者。重寘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以繫中原之心。或謂當遊幸建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為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使四郊畿邑之民久安。益治守禦之具。為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勅。榜曉諭軍民。及以脩謁陵寢為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策無出於此者。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綱又上言曰。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冒瀆天聰。其意以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鑿輿順動。法古巡狩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伏蒙睿慈。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修城。祇備謁款宗廟。而永興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室。以俟翠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繫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為言。嘗蒙宣諭。但欲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遷六宮。如建康。并禁衛家屬。遷徙者。亦津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屯兵。以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竊仰陛下英睿果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而欲為大王避狄之計。巡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來春

還關。聚糧屯兵。為守禦攻討之計。命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不知天憲與前不同。果以為當如此耶。將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憲果以為當如此。臣竊以為未然。而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則臣竊歎其未嘗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難之在後也。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即位之初。禮當一到。徒以城池之脩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力爭。至於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安之耶。若欲出於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復為我有矣。請為陛下試詳言之。夫陝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京東西者中國之腹心也。江淮荆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於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入。

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於賊手。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
唯楚。陛下雖欲還關。不可得矣。况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
我王命不通。盜賊蠡起。殺害官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
金人。然後為害。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安
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
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
壁。非北方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為安。臣愚竊以為過矣。夫
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
而東。其安便。比於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濱。其閑適。比於
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
此。臣愚竊以為不思之甚矣。為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
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為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

惟鄧為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天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
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
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屯重兵。民風號為
淳固。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
也。願詔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
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由陳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
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也。河北河東之民。知陛下
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
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
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
臣之言。勿是先人之說。天下不勝幸甚。

綱又上言曰。臣前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未可保守。修葺

未備當權時之宜。駐蹕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四方。不宜東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慈。令與執政同議。然前疏未盡區區之意。敢昧死再陳之。臣聞自昔人主當革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逐。或為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臯間。相持累年。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解去。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之。與勅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集。旌旗戈甲。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

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謂統軍撻攬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為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公金人雖號為勅敵。其實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其敢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於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索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為之不通。盜賊蠭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連貫。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加訓練。以待親征。睿謀壯矣。既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糗草。土氣多熱。非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二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而適建

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為今冬駐蹕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戴宗之心。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得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鑾輿。決有轉危為安。撥亂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強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以報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孤忠。勿為羣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時上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

也。

紹興五年。綱提舉西京崇福宮。上言曰。右臣伏奉詔書。以偽齊金人賊馬退遁。各臣深思熟講。危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條具未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於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當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願臣學術闊疎。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禱廟略之萬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嚮。假擾淮壖。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俘馘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逃遁。此蓋陛下容護宏遠。夫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也。然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為

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於腥羶。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臣謹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譬如弈碁。先當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儻不先為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况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為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為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譬如弈碁。捨局心而就邊角。道處偏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

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五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為度者也。不如是。不之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况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弼拔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兩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淮南東西。及以刑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

荆襄以襄陽為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一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為守備。無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於江南。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為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為無窮之利。守備之厚莫大於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

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寇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賊大慙。此雖冷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於中。而斷以至誠必為之意。蓋無不可以之理。至於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分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陳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兵無常心。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為嚴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悉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為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悉機而作。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僭逆之臣。

可正藁街之誅。强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偏迫。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為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鑾輿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巡幸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為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脩宮闕。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摹。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過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

後政事可脩。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脩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為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於黠虜之勢。為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藉之。故教路之民。雖困於重斂。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儻淮南荆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束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為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拊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卹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為自治自彊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宗之心。此綏懷之略。所當先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

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為千載。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踈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况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旨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維穀。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開而日盛。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

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逃於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曰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廡曲謹。初似無過。而之濟時之大略。忽有擾攘之政。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寇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約。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闕。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

虜數下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場相望。道里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却敵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為陛下深思。以為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為。解琴瑟而更張。先定其論。如弈碁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弈碁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為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平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之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於

勤勞。終於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脩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於僭偽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為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

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備。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黠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

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為。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眾。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義。垂裕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

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况於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躬。豈有置至公事形跡。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跡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為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為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尤多。何則。繼躰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於艱難有為。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古庸。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為之主。參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羣之材者。多為小人之所

忌嫉。或中之以黜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惟至明之主。為能察小人之情偽。而辨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闕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懷材抱義。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盍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為至公之累。惟以道為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亡。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

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况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為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寢明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而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和口。是以感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為朝廷長慮，却願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奸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祇從竄逐。其士風遞相倣效，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勢，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罪則大進，小詆則小遷。滄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為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諛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辨，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為之辨白，而有

三

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然。我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躡德意。後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為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為之積累也。猶建大廈。室奧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

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為之規摹。其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僭逆之臣。強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為。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躡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搔擾。勿太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為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

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茂以為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奔沈之前。十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闕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為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佑之。猶之農夫。盡其穡黍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却遂

有澗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為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脩省。以致其實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為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變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

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又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脩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為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糞土。愚臣忘生觸死。為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是以為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

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貞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為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為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為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鑿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我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為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

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春遇之禮。適於等倫。特以志廣材疎。自處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慙。違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併。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為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魏鄭公為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據至情。臣顛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四

